

北京  
历史学会  
会刊

北京会馆档案史料  
BEIJING HUIGUAN DANGAN SHILIAO  
北京市档案馆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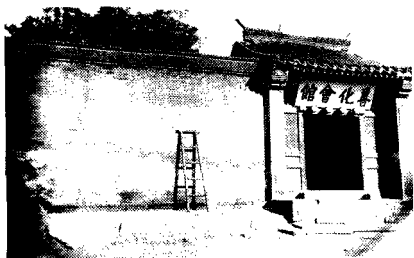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出版社出版  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  
邮政编码: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 
北京市通州区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46印张 11504千字  
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1—1500

ISBN 7-200-03367-7/K·352  
定价:98元





善化会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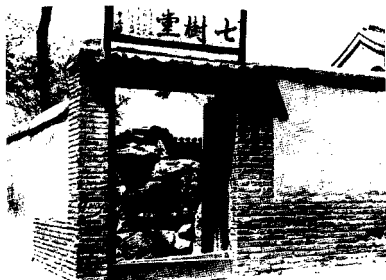
湖南会馆



云间会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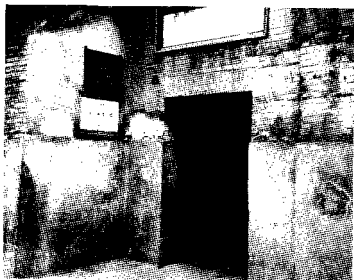
全浙会馆



南海会馆一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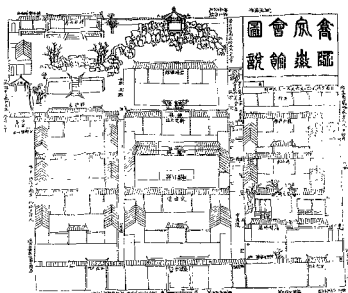
凤阳会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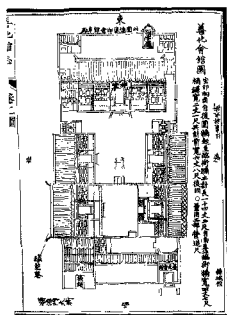
阳平会馆



安徽会馆



安徽會館圖



善化會館圖





绍兴会馆匾额



南海会馆为康有为先生故居。“莞园”为康有为手书，其所居“七树堂”匾额为叶恭绰手书。

重修明督師袁崇煥祠墓碑

明崇禎二年滿清兵大舉入寇京師袁崇煥督師遼東  
 大軍馳救方戰明帝由險建遼寧  
 欲國中原大社為之與亡亦重入關  
 死髮無三子明清之與陸常自必當  
 陳其表誠於建是非功罪始定時用  
 百揆明後奇莫收大白督無督師亦  
 義年通教英後錫人海立祠於左必  
 在北京市方盤錫城以彰其節保其  
 政府與文祠錫城以彰其節保其  
 西勝與通籍文祠錫城以彰其節保其  
 西季酒即葬江蘇柳亞士感地會  
 禁延錫又廣東會館則產志會  
 公元一九五二年八月立石

李濟深撰  
 葉恭綽書  
 袁崇煥祠  
 遼寧  
 督師  
 袁崇煥  
 祠  
 碑  
 文

李濟深先生撰《重修明督師袁崇煥祠墓碑》碑文。叶恭綽先生書。粵東新館所屬廣東義園，為明抗清名將袁崇煥葬地。

崇禎二年滿清之入關予口  
 亦大安非止禁一朝之與  
 也祀夫袁者非之也才  
 大也祀夫袁者非之也才  
 敬以死聞死曰天會五  
 班人夢我夫國非才不立  
 有國君臨國春教無不  
 忠人子而月之族才金奇  
 忠愈大人主本必壯竟  
 其用節能修丹信用而  
 內形於雅好女揚外休究  
 較國於焉左右龍騰也口  
 文講而正作于自振天賦  
 心國亦於成也皆口今居  
 周一於立而家者師各十  
 師修王其路運達事長  
 破破之書長對各宗以五  
 年姓姓而姓之建州公曰  
 以歌安而開之考也後  
 公長其德公之德無門人  
 袁崇煥切願為公來此到  
 以真後公相所許今  
 公入我中國也給予燕公  
 公堂武烈德也孔子  
 二十六年七月  
 庚子年海康育為書

《袁督師廟祀》碑文，為康有为所书刻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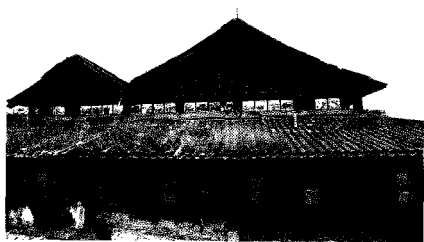
孙中山先生于民国元年来北京，广东旅京同乡在粤东新馆开会欢迎。



新建湖广会馆正门



新建湖广会馆戏楼



修复前的湖广会馆



湖广会馆子午井

顾 问 王 国 华  
主 编 方 旭  
副 主 编 赵 家 乃 白 淑 兰  
编 校 董 可 高 艳 香 王 琦  
编 务 白 淑 兰 赵 家 乃  
李 文 平

---

---

## 编辑说明

北京会馆这一文化现象向为学者所关注。为满足社会对会馆研究的需要,本馆特汇编了《北京会馆档案史料》一书,供研究者参考。本书被列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“九五”规划项目。

本书材料来源,主要是北京市档案馆馆藏,少部分选自有关会馆志和宣武区文物科。每件材料末尾均标明出处,馆藏档案则标明“全宗号—目录号—卷号”或“全宗号——卷号”。

全书分为会馆法令、会馆管理、会馆财产、会馆调查、工作报告、会馆碑记、会馆福联等七个部分。会馆法令选择了历届政府管理会馆的有关规定,会馆管理主要是章程,会馆调查和会馆碑记反映了会馆历史状况,会馆财产反映了会馆的规模,工作报告主要反映了会馆结束时的工作情形。会馆法令部分按时间顺序排列,会馆调查部分有的采取了分目录办法,其余各部分均按行政区划、再按时间顺序排列。所辑档案史料,绝大部分为第一次公布,对研究会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为保持所辑档案史料的原貌,一些错误的政治性提法如“满洲国”等,亦原文照录。为方便阅读只作了必要的编辑加工,原无标点的重新加以标点,增补缺漏字以【】标明,校勘错别衍字以〔〕标明,缺略之处以〈〉标明,注释则以按语形式或脚注加以说明。

本书汇编过程中,得到黄宗汉、王灿炽、张文启、李建平等专家学者的热情帮助和宣武区文物科的大力支持,赵秋弟、祝丰年、金昭明、张小青、王慕红及有关方面的积极协作,在此一并表示谢意!

# 前 言

王国华

会馆是北京特有的人文景观。在全国许多城市，乃至东南亚、南洋、欧美各国的华人聚居区里，也有会馆。但是，相形之下，北京的会馆不仅年代久远、数量众多，而且有其独特的丰富内涵，是外地会馆所不能比拟的。北京的会馆不仅在文化上，而且在经济上、政治上为北京城市的发展，增添了异样的光彩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研究北京的历史，不能不研究北京的会馆。

历来讲北京会馆的文章和书籍不少，提供了一些会馆的材料，也不乏精辟的见解。但是在会馆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的问题，就是缺少会馆的全面的历史情况的资料。而离开这些资料，只凭传说或摘抄已有的书籍和文章，是谈不上科学的研究的。

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着辛亥革命以后市政公所、京师警察厅以及历届市政府和各局的档案材料，其中就有历届市级管理部门关于会馆的法令、规定，各会馆申请登记的呈文，管理制度、办法的章程或规约，各会馆的机构、人员名单，主产、附产的经营情况报告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会馆的历史沿革，管理机构的变迁、财产状况以及会馆的兴衰演变直至最后消亡的全部过程，了解会馆在北京城市历史上文化、经济、政治发展方面的作用。可以说，从任何角度来看北京会馆的材料，都会找到生动的素材，得出各自的结论。公布这些档案材料，不仅在北京来说是首次，而且就其丰富的内涵来说，一定会有益于学术界，受到学者的欢迎的。



## 一、会馆的起源和发展

什么是会馆？《辞海》的《会馆》条解释说：“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，建有馆所，供同乡同行集会、寄寓之用。”这是对会馆最全面而简要的解释。

会馆始于何时？《辞海》的上述条目引用明人刘侗《帝京景物略》：“尝考会馆设于都中，古未有也，始嘉隆间。”<sup>①</sup>刘侗是明崇祯时人，去嘉靖、隆庆未远。这是记载会馆的较早史料，应该是可信的。

近人瞿兑之在《湖广会馆志后记》一文中说：“京师之有会馆，昉于汉之郡邸。……推其原始者，或云永乐已有之。而刘同人（刘侗）《帝京景物略》则称盛于嘉隆，同人所记详确，其必有所受之也。”这里的“永乐已有之”和刘侗所说的“始嘉隆间”其实并不矛盾。讲永乐年间（1402—1424年）已有会馆，过了一百多年，到嘉靖、隆庆年间（1522—1572年）会馆达到兴盛的程度，这是合乎情理的事实。

会馆的发达是同科举制度和商业经济的繁盛有着密切关系的。《辞海》所说的会馆是“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”所设立，其标志又是“建有馆所”，只有个虚设的组织而没有“馆所”供“集会、寄寓之用”，不能称为会馆。这就是说，会馆是实体，它分为“同籍贯的”和“同行业的”两大类型。

明清时代，实行开科取士的制度。考生先参加县府考试，及格者称“童生”。童生才有资格参加省一级的考试，及格者称“生员”，俗称“秀才”，秀才才有资格参加乡试。乡试每逢子、卯、午、酉年举行，因为在秋天，故称“秋闱”，考中者称“举人”。乡试的次年即丑、辰、未、戌年春天，在京师由礼部主持，举行会试，称“春闱”，考中者称“贡士”。此外，有时逢国家大典之年，还特别开“恩科”。考中的贡士还要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“殿试”，殿试及格称“进士”，再分授不同的官职。据统计，从明永乐十三年（1415年）恢复科考，到清光绪